

明代《春蚕食叶图》方寸藏春意

■ 彭宝珠

春暖花开，草长莺飞。江南的暖风拂过枝头，桑树新叶舒展，仿佛空气里都弥漫着清润的草木气息。一年一度的蚕事，也随着春光拉开了序幕，这是中国农耕文明里最温柔的春日图景。明代文徵笔下清雅动人的《春蚕食叶图》，正是定格了这一经典的瞬间。画中没有喧嚣的春景，只取桑枝一角，描绘春蚕啃食嫩叶的生动场景，写尽大自然的生机与蚕桑之美。

《春蚕食叶图》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，是一幅纸本设色画，长78.5厘米，宽32.7厘米，款署：“庚午三月既望，天水赵氏文徵画。”文徵，字端容，吴（今江苏苏州）人，明代杰出女画家。

画面中桑树枝条上，鲜嫩的桑叶深浅交错，有的翠绿欲滴，有的稍显老成。绿叶之间，点缀着几颗红紫相间的桑椹，红绿相映，色泽清雅诱人。而画面的主角，正是春蚕。它们通体洁白圆润，身体呈半透明状，正安静地趴在叶片上，或蜷缩啃食、或缓慢爬行。桑叶的叶脉清晰分明，叶片上斑斑的啃食痕迹成为点睛之笔，既点明主题，又赋予画面动态感。这种“以小见大”的构图方式，通过聚焦春蚕啃食桑叶的细微场景，传递出“春日孕育生机”的朴素意趣。

作为明代闺阁画家的代表，文徵的作品自带一种温柔细腻的女性视角。她不追求宏大叙事或雄浑气势，而是以专注的目光捕捉日常中的美好。她以淡墨勾勒轮廓，再以白绿轻染，使画面充满清日的清新与柔和，而白蚕、绿叶与红果之间的巧妙搭配，更为整幅画营造出无比清雅的视觉效果，让欣赏者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，留意到那些被忽略的细微美好。

文徵生于书画世家，是明代“吴门画派”领袖文徵明的玄孙女，被清代张庚盛赞为“三百年来独绝”的明代第一才女画家。她的曾祖父文嘉、祖父文元善、父亲文从简皆以画闻名。她受家族艺术氛围熏陶极深，自幼便对绘画展现出惊人的天赋，见了幽花异卉、小虫怪蝶，便忍不住信笔点染，无需刻意雕琢，便已生趣盎然。家人并未因她是女子，就限制她的爱好，反而悉心教导，让她得以系统学习绘画技艺。她的作品既继承了文氏家族清雅秀润的画风，又融入了女性画家独有的温婉与细致。

所谓风雅，有时便是这般。品赏文徵的《春蚕食叶图》，透过那一抹新绿，我们收获的不仅是一幅古画的笔墨之美，更是一份沉静下来、看见细微美好的心境。我想，于细微处见天地，于安静中观生机，便是生活里最朴素也最珍贵的诗意。



明代文徵《春蚕食叶图》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琼州“穷县令”樊庶散尽千金酬一邑

■ 林安琪

倾囊济民兴百废

康熙四十一年(1702年)冬，樊庶自扬州渡海而来。彼时的临高，旱涝交至，飓风时袭，县署破败“几无以避风雨”，文庙倾颓，学宫荒芜。这位来自繁华之地的县令没有皱眉叹息，反而从容自如地接手了这个残局。

鉴于临高经济凋敝，民生疾苦，樊庶拒绝了向百姓摊派款项的惯例，决定自掏腰包，重修临高县署。要知道，清代县令一年的俸禄不过四五十两。接下来的数年，樊庶修桥铺路、重建文庙、建祠兴学、刻书修志，俸禄连同家资，如流水般散去。

或许有人不解：樊庶所在的扬州是何等的高庶，他何苦来这穷乡僻壤当穷官？樊庶在《临高县志》“名宦志”中引用了汉代名臣朱邑的名言，朱邑临终前，嘱咐自己的儿子：“我故为桐乡吏，其民爱我，必葬桐乡。后世子孙奉我，不如桐乡民。”樊庶感慨，倘若没有爱民如子，没有多施善政，只凭一朝一夕、一二德行，如何能够得到后世民众的念念不忘呢？樊庶千里为官，来此僻壤，岂是为了那区区五斗米？况且他所得俸禄甚微，远比不上他捐建之银。

他之所以远赴海南，内心应该也是有自己的为政理想。这在他晚年所写的《览镜》一诗中也有体现：“一年衰却一年身，把镜惊看倍怆神。民事艰难心血尽，官场疏懒性情真。低眉自愧来新誉，傲骨谁怜守旧贫。寄语半生金石友，飞扬不复昔时人。”

“民事艰难心血尽”一句，道出了他在临高任上以民为本的为政理念。后来，他在编注《苏文忠公海外集》时，读到苏轼《和功农六首》中“贪夫污吏，廉挾狼食”之句，深有感触。樊庶在县志“物产篇”中就曾写道：“然合浦之珠，念番禺之矿，非不可宝，乃昔为贪得之夫，流毒无已，至今念之，犹足寒心。是知地之所产，足为民富，亦足为民累也。语云：‘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’，良有以夫。”他借用“合浦还珠”的典故，讽喻贪敛之害。历来的官员，若将这些物产贡邀邀，往往能博得上司青眼。但樊庶却道出了他的顾虑：一旦这些物产成为贡品，不知会有多少百姓为此丧命。

当他读到苏轼诗序中“海南多荒

田，俗以贸香为业。所产秬稌，不足于食”时，不禁深为共情。苏轼所忧，与樊庶在县志中所虑如出一辙，物产虽宝，却易成百姓之祸。于是，樊庶坚决拒绝采香为贡，并在苏轼的诗句后评道：“采香之祸，宋代尤烈，故公及此。至于今，则帖然矣。”

傲骨不因贫贱移

康熙四十四年(1705年)后，樊庶的日子愈发艰难。多年的捐俸修建，早已耗尽家财。这一年秋日，县署退省斋中生出一株灵芝，色如碧乳，莹光有采。当地士子闻讯而来，争相庆贺，以为祥瑞。樊庶却淡然处之，只道：“吾固知其为芝也，然灵异之兴，与其有焉，曷若无之？故君子贵处常也。”

彼时的樊庶，家中“食指浩繁”，俸禄早已散尽，甚至“几无以致薪米”。但他依然保持着读书人的风骨，既不向百姓伸手，也不向上峰诉苦。他在《途中即事》一诗中写道：“两日山行意颇闲，斜风细雨透征鞍。愁来须鬓将成秃，病去肌肤不耐寒。浊酒孤灯茅店小，绳床石枕布衾宽。相逢何必惊相讶，久识临高苦县官。”

诗中的“久识临高苦县官”一句，道尽了一个清廉官员的清苦与坚守。他没有因为贫穷而改变操守，也没有因为困顿而放弃职责。就在这一年，他完成了《苏文忠公海外集》的编注，又着手重修《临高县志》。公务之余，他还在正学讲堂为诸生讲授课业。

最能见出樊庶胸襟的，是他读苏轼《纵笔三首》诗时的评点。彼时的苏轼，在海南也有过“北船不到米如珠，醉饱萧条半月无”的经历。樊庶读至此处，评道：“末首固出诙谐，然读‘醉饱萧条半月无’句，不觉为之酸鼻。非实历此境，决不作此乞怜语。嗟嗟！以公之贤且贵，尚历如此穷厄。今人无德无位，又无管、乐、王、谢之经济，曹、刘、岑、孟之诗文，动辄说牢骚，余甚不可解。”此时的樊庶，自己已陷入困顿，却能从古人的遭遇中获得慰藉。这种精神上的富足，远非物质上的丰裕更值得敬佩。

某年秋收时节，临高县治旁悄然建起一座小亭，远近村民肩挑手提，各自带来一升新米，鱼贯而入，将米倾入亭中的米缸。

原来，当乡民得知樊县令家中即将断粮，便自发相约，在秋收后各携一升米，送至县署。贡生王伟业在《馈米亭记》中记下了这一幕：“届秋成，家携米各一升，致馈于亭。”王伟业将此事与东汉“一钱太守”刘宠的典故相提并论，称“夫升米不及百钱，公之治临，远过刘之刺会”。刘宠任会稽太守，离任时父老各赠百钱，他只取一钱以表谢意，传为千古佳话。而樊庶在临高，为官一任，兴利除弊，散尽家财，百姓以一升米相报。一升米虽轻，却重逾千金，那是民心所向，是百姓对一个清廉官员最朴素的感念。

王伟业在文末补注道：“侯以贫故，致有是馈。倘易其守，于侯且不终矣，后侯者宁得例之？”这番话点出了关键：樊庶的贫穷，恰恰源于他的清廉；而百姓的馈赠，正是对他清廉的认可与回报。

身后清名留汗青

康熙四十六年(1707年)九月初四日，士民摩肩接踵，白发垂髫拥塞衙署，踴跃欢呼，簇拥着樊庶的爵号升入临高的正学讲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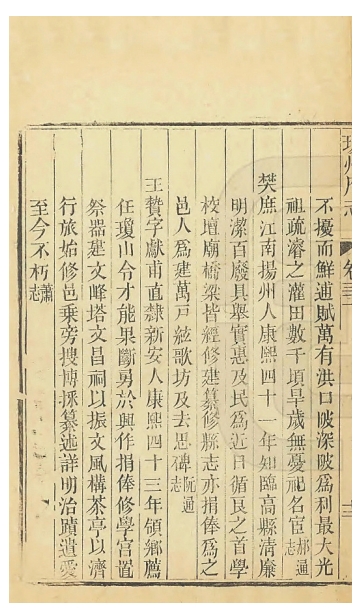
此前正学讲堂祀奉的是岛上名贤丘濬、海瑞。临高士人们认为：“文庄以学显，忠介以骨鲠政事名，侯皆师述之，故其治斐然有仁育义正之遗焉。”樊庶既有丘濬光大前贤、倡明圣学之志，又能够效仿海瑞忠直廉明，颇有政声，所以让樊庶配祀二公非常合宜。东莞人林凤冈目睹了这一盛况，将它写成《樊侯爵号升正学堂讲席记》一文，收入自己的别集《石岳诗寄》中，希望有朝一日，能把樊庶的事迹传扬到通都大邑。

康熙五十一年(1712年)，樊庶因病辞官，结束了为期十年的临高生涯。离任时，当地为他建了去思碑，立了万户弦歌坊。历史没有忘却樊庶的功德，道光《广东通志》评价他：“循廉明洁，百废具举，实惠及民，为近日循良之首。”这个评价实在难得。光绪年间夏缙庆重修《临高县志》，在“名宦”一卷中，入清后道光以前之名宦仅收录了两位，樊庶便是其中之一，这大抵是对一个清廉官员最好的告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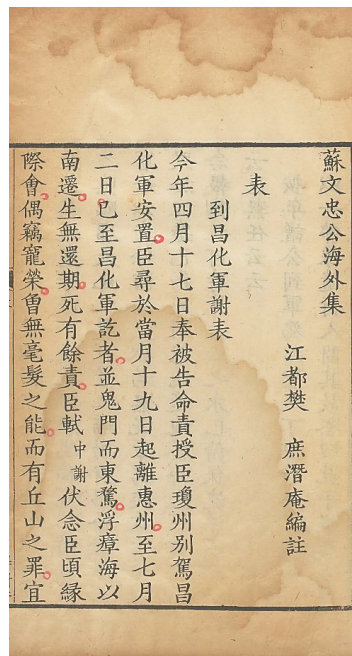
(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)

樊庶任上曾重修临高文庙。

张志海摄



清代道光《琼州府志》对樊庶的记载。资料图



樊庶编注的《苏文忠公海外集》书影。资料图

康熙五十一年(1712年)冬天，一艘小船自临高的码头缓缓离岸。船舱中，一位迟暮的老者回望着渐行渐远的琼州，不知道会不会想到东坡那首渡海诗，也发出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的感叹。十年前，他本可在扬州诗酒风流、安享余生，却选择携带殷实家资与一腔抱负，万里投荒；十年间，他苦心经营、多所兴建，散尽了千金；离开时，只带着几箱书稿、两袖清风，和一个“近日循良之首”的清名。他就是樊庶，临高人称呼了十年的“樊知县”“樊明府”。

儋州古牌坊“颜塘漾月”此地亦能开眼界

■ 韩国强



儋州市“颜塘漾月”牌坊。李南冲摄

景的影响。牌坊匾额已经历500多年的风吹雨打，至今保存完好。

牌坊的石柱雕刻着一副楹联：“此地能开眼界，何人可配天堂。”只是该联是何时何人所撰，由于没有署名，地方志书也没有记载，是否与罗杰有关，后人不得而知。

喜欢楹联文化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，海口市五公祠游览区内的苏公祠也有一副名联：“此地能开眼界，何人可配眉山。”为民國四年(1915年)琼崖道尹兼琼海关监督朱为潮重修苏公祠时题写，1980年由广州美术学院教授、著名书法家麦华三重书。“颜塘漾月”之美景位于古代颜塘村前，每当月照塘中，波光荡漾，水光月光如金银宫阙映入眼帘。明代嘉靖年间(1522—

“颜塘漾月”是古代“儋州八景”之一，以此景命名的颜塘和漾月两村归属儋州市三都办事处管辖。颜塘村前有一片宽广平坦的田坡，四周环山，是一个圆形的盆地，有“颜塘漾月”的旧址；漾月村祠堂前的冲天式牌坊是明代的遗存，2015年，它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漾月村祠堂前的两柱石牌坊坐北朝南，横匾正面镌刻“颜塘漾月”，背面镌刻“颜塘境”，用当地特有的火山石建造。石牌坊正面匾额落款有两行小字，第一行刻写：成化乙未穀旦知州；第二行刻写：江西南昌罗杰重立。成化乙未即1475年，落款显示石牌坊为知州罗杰重立。

清代乾隆《琼州府志》记载，罗杰为“南昌人，成化九年(1473年)知儋州，廉明多绩。兴学校，黜淫祠，疏水利，建桥梁，抚循生黎，儋俗不变。以内艰去，百姓流泣随送。”罗杰离儋，“百姓流泣随送”，场面多么感人。冲天式牌坊的实物与地方志书的文字互证：罗杰是一位百姓爱戴的好官。

成化十一年(1475年)，当罗杰巡视颜塘村时，被眼前的美景打动，当即挥毫写下“颜塘漾月”四个大字，字体端庄大气，富有吸引力。罗杰的题词扩大了“颜塘漾月”美